



文庫11
D 292
84

大卷三百三十七

列傳第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初重校刊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禹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

010190562528

及與爲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
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眞上列
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
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
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
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
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勘人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
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
授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
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
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
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
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
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
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疆大臣益
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
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
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
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
取償京師而權貨不卽予鈔文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

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可得羨息五十萬鎮謂
外府內帑均爲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
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葬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
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
曰嘗聞法吏無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
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克鞠真卿爭
論禮訛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贊護葬轉觀察使他吏
悉優遣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
比比乞追還全贊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
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片內降非準
律令者並許執奏曾未十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
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
至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
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
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
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克斥執中當任
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
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躉之文彥博富
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
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

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
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
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踈屬補外官帝曰卿言
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
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
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
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
尚有大於此者乎卽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
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
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

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
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
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
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
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如是
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
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何
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
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
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

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踈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臣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

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叅集賢殿脩撰糾察在京刑獄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若寢廟

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曰方今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柰何更以爲罪乎會草制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年還翰林出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卽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卽上疏

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毋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得之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人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旣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

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祖禹謁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存勞甚渥復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充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侖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至是乃請大府銅爲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皇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視賜詔嘉獎下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

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之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猾賴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

而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於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

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太宗隆小宗殺宗廟重

私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禮一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睽變異所由起也對入三等熙寧中鄧綰舉爲御史辭不就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祿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熊本治瀘蠻事夷酋力屈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百祿諭之不聽往謂本曰殺降不祥沽千人者封子孫柰何容驕將橫境內乎本矍然卽檄止之七年召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收遠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古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許人將爲仇然則禮義廉耻之風衰矣五路置三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辟置布衣參軍謀百祿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瘞敗收或未歷邊方或起於群盜疏列其亡狀者十四人請仍舊制將佐顯教閱餘付之州縣專多施行與徐禧治李士寧獄奏士寧熒惑童婦致不軌坐罪死不赦禧右士寧以爲無罪執政主禧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爲司馬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復差役法患吏受賕欲加流配百祿固爭曰民今日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重典黥面赭衣

必將克塞道路光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元祐元年爲刑部侍郎諸郡以故闕殺情可矜者請讞法官曰宜貸光曰殺人不死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若制刑以爲無足疑原情以爲無足憫則不可今槩之死則一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憫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憫而讞者免駁勘元豐則刑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官吏畏避不憚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之後悉從其議改吏部侍郎議者欲

汰胥吏呂大防趣廢其半百祿曰不可廢半則失職者衆不若以漸消之自今闕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不聽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卽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灤旣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祿言塘灤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柰何妄動搖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爲帝言分別邪正之日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爲公正某事者爲姦邪

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願槩斯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矣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圖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經數月復爲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爲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柰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爲一祭哉爭久不決質於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金事天地爲恭於是合祭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溫溪心入族皆思內附可

以計納百祿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無釁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祿曰是皆良田爲必爭之地我旣城之若賊騎時出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爲費已甚亦不能矣帝皆從之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薨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閱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爲神知鞏縣鑿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彥博稱其能以父墮黨籍監中岳廟父之通判涇州知台州奏罷黃甘葛蕈之貢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

汝州汝守趙子櫟邀與共守於是旁郡盡陷汝獨全累
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
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
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
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
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
從司馬光編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
光薦爲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
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

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
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
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
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
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
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官中實
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
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旣
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
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

自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婿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脩神宗實錄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旣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卽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

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
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
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
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確既
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
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
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爲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
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
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於
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旣察王安石之法
爲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
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
二十萬振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
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
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
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脩撰爲禮
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置轉
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
歸於州州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
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爲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

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
擇乎祖宗嘗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
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爲州者條別功狀以
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
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
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
患也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
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旣
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
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
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
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
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
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
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祿去復爲之范氏自鎮
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宣仁太后崩中外議
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
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
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
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

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
群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
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
化旣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
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
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
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帖然無事
矣此等旣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
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
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祖禹
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
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
府廩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
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
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
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
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爲陛
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
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
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

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爲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忽
有旨召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
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
習望卽賜之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
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
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
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
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
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克紳諤興造西
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
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玉子
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墜師閔
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
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
倒縣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
脩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
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
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
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救募兵州郡不敢違師
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權陷用臣興

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旣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梗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脩實錄詆誣又據其諫禁中僱乳媪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云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冲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儒林有傳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輕光思

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巖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祿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脩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終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列傳第九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兼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憲郎右春坊右中書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蘇軾 子過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大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列傳

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
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
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
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
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
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
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
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
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
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
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水楸自渭入河經
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脩衙規使自擇
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
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
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
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
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
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
如何琦日記注與制誥爲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
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

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
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
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
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卽葬姑後官
可陰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
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
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
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
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
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
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
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
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
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
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
民力以治官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
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
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
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
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

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
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
與今爲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爲孰辨較此四者之長短
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
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
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
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
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
學者耻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
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
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
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
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
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
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
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
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
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
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
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

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
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
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
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
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
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
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
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
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
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
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
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
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
何恤於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
捐網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
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欲消讒慝而召和氣
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霄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
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
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
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

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
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剝率意爭
言官司雖知其踈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
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
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
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
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
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
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
兼之矣柰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
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
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
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
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
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
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
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
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
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旣立霍光
順民所欲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

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
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
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
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
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
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
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
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
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
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
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
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
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
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
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
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
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
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
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
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

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輩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責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

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麥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撫其表語並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

臺嶽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譖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

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
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
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
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
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
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賜銀緋
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之役者不
習其役又雷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
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山錢顧役行
法者適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想知免役之害不知其
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
利害免役之害措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
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貧東
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
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
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
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
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
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
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

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拔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

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赦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旣至杭大旱饑疫金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餠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埭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脩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

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
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嘗居海濱與舶客交通
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
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
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
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
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荅將生
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
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
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
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
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
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
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金山而東
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
金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折小
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
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
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豬爲大湖太湖之水
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

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
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
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
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
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
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
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
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
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
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
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
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
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
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
陰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
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廼
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
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
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
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

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
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
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
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闕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
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薄使導駕入太廟有赭
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
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
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
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
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
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延
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
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
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
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
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
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
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
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
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

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大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

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隣以戰社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

廣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帶芥人無賢愚皆
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僭耳地非人
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
買地築室僭人運甃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
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
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
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
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
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
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
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
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
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
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
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
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
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謹論挺挺大節羣
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
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
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賚

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
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邁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
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
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
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
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
軾卒于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
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
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郟城縣皆以法令罷晚
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
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
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
也七子籥籍節笈算遂箭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
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恠
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頑當世賢哲
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
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
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

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
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
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
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
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
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
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
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
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
爲軾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終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列傳第九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通事都總裁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蘇轍 族孫
元老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
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
事尤爲切至曰陛下卽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
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列傳

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
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
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
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
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
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
矣臣踈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
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
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
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

和伐恃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
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怨苦而宮中好賜
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
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
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併以耗其遺餘臣恐陛
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
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
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
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
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

禮音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三年軾還轍
爲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轍上書
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
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
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
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
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
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
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
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
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
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
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脩公誠能
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
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
官王廣兼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
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
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
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
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

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以爲
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三年授齊州掌
書記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徙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居
二年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
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
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
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
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倡行雷政以害天下及勢鉤
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讐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
乞宮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
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復舊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雇
役轍言自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況役法關
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
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
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
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
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設詩書新
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轍言進士來年秋
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
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

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
論議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
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
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
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
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
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
西人雖至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
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
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爲後
悔彼若黠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
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
可失也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
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杳至勝負紛然
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
斷無使西人別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服
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公著言河
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脩其未至乃欲
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責也重是謂智勇勢力過
先帝也公著悟覺未能用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

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歛散及時縱合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旣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也尋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脩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

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入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企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青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湏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戢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

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
戶部之害二也昔脩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
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
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
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
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
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
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
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
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
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善
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
無所逃其責矣苟良善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
無所辭其譴矣制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
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朝廷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
比舊額數倍命轍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難
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
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
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賂賂則不欲人多以

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賂比舊爲少則不忘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埃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呂大防命諸司吏任永壽與省吏數人典之遂背轍議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

易諸局次永壽復以賊刺配大防略依轍議行之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伏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踈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

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
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
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
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矧牧無
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
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
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
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
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
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
用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
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
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
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
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爲流言
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
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
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
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
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

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覲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克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旣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旣行諸役手力最爲輕

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脩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脩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大臣恥過終莫肯改六年拜尚書右承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以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侵築買孤勝如二堡夏人卽平盪之育等又欲以兵

納趙醇忠及攬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爲然大臣竟主育誼不從轍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所謂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丁大

臣會議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須與夏人議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旣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舖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

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
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
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
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
熙河輒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
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
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且言姚覲亦言之三省
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輒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
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柰關官何轍曰尚
書關官已數年何嘗關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四

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
益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關四人若益
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
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
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
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轍諫曰伏乞御
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
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
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
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

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
脩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
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
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
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
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
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權酤均輸
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
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
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

繼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
爲天書之謬章獻臨御攬六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
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
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
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
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
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
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
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
會於朝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

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
徽宗卽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上
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
州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
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
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平殿學士淳熙中諡文定轍
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知之而
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
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遲适遜
族孫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謫居海上
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爲學有功轍亦愛獎之黃庭堅見
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簿歷漢州教
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
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爲功致茂
州蠻判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以服則恩
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伺
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爲敵
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於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爲
夔陝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

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
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燾得書即召與計事元老又
策茂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絕嶺而上其路險以
高間道自青崖關趨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
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刁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
腹背受敵擒之必矣燾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
老策蠻勢蹙乃降除國子博士歷秘書正字將作少監
比部考功員外郎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爲軍器監司
農衛尉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內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
方用事自言爲軾外子以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答
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且爲元祐邪說其學術議論
頗倣軾轍不宜在中朝罷爲提點明道宮元老歎曰昔
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幾卒年
四十七有詩文行于時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脩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
初議青苗轍數語梃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
兼傳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有以得安石之敬
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
閎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
主調亭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

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
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
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
乘除於其間哉

宋史卷二百二十九終

宋史卷二百四十

列傳第九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呂大防

兄大忠弟大鈞大臨

劉摯

蘇頌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黃比部
郎中通葬京兆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主
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
而入縣地勢高下衆疑無成理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

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遷
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
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訴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
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于官槩給之青城外
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
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
英宗卽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
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
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
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
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
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
聰明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以其子
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
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
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
亦何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
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
陽之沴也卽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
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會

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爲皇子館於
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難所託設使先
帝萬壽陛下猶爲皇子則安懿之稱伯~~齊~~理不疑豈可
生以爲子沒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
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
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
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
州爲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爲
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
防欲城河外荒堆砦衆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脩堡障
有不從者斬以徇會環慶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
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自山
屬渭河被害者衆大防奏疏援經質史以驗時事其略
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
天後王所以壞也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願仰承天威
俯酌時變爲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
徙永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日
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
緩末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恕誹謗之罪
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累數千言時用兵西夏

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民力比
他路爲饒供億軍須亦無乏絕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
都府哲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有僧誑民取
財因訟至廷下驗治得情命抱具獄卽其所杖之他挾
姦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頗及朝廷大防密
掩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心獨運賦不知此題
於書何出使錯選不能對自是不敢復出嫚詞遷吏部
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
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
爲當柰何大防言夏本無能爲然屢遣使而不布誠款
者蓋料我急於議和耳今使者到關宜令押伴臣僚扣
其不賀登極以觀厥意足以測情僞矣新收疆土議者
多言可棄此慮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
先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
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
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
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羗以爲中國怯使大將
鬼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
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于
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脩神宗

實錄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
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于坐右又擬乾興以來
四十一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使
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
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
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
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
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
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
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
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
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
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
或與廷臣相見唐人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
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
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
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
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
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
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

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
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
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畋
獵不尚醜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
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
下哲宗甚然之大防朴厚蠢直不植黨朋與范純仁並
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
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
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亦
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
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
辭哲宗勞慰甚渥曰卿暫歸故鄉行卽召矣未幾左正
言上官均論其墮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
拯相繼攻之奪學士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
州言者又以脩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兄
大忠自涓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
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
三二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
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
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

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大防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徽宗卽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又復太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曰正愍

大忠字進伯登第爲華陰尉晉城令宣撫陝西以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衆國用日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爲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契丹使蕭素梁穎至代設次據主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換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穎會凡議屢以理折之素穎稍屈已而復使蕭禧來

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
彼遣一使來卽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
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旣以臣言爲不
然不可啓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
思之執政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
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
官言古者理財視天下猶一家朝廷者家外計者兄弟
居雖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
未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
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從提點淮南西刑獄時河決飛蝗
爲災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
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
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絕歲賜欲遣使謝罪神
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疆則縱困則服今陽爲恭順實
懼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請是從彼
將有以窺我矣時郡糴民粟豪家因之制操縱之柄大
忠選僚案自旦入倉雖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壅闕民喜
爭運粟于倉負錢而去得百餘萬斛馬洎以進士舉首
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
稱也旣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習旣無用脩身爲已

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涓自以爲得師
焉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歛
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嘗獻言夏人戍守之
外戰士不過十萬吾三路之衆足以當之矣彼屢犯王
略一不與校臣竊羞之紹聖三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
渭州付以秦滑之事奏言關陝民力未裕士氣沮喪非
假之歲月未易枝梧因請以職事對大抵欲以計徐取
橫山自汝遮殘井迤邐進築不求近功旣而鍾傳城安
西王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
所進職爲大防量移停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
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大鈞字和叔父蕢六子其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乙
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
三原縣請代蕢入蜀移巴西縣蕢致仕大鈞亦移疾不
行韓絳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知候
官縣故相曾公亮鎮京兆薦知涇陽縣皆不赴丁外艱
家居講道數年起爲諸王宮教授求監鳳翔船務制改
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旣出塞轉運
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种諤諤
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劔耳

大鈞性剛直卽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疆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大鈞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邪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邪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大鈞盛氣諂諤稷且不免未幾道得疾卒年五十二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粲然可觀關中化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爲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爲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

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脩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墮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元祐中爲大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脩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縣比不得入俗化凋敝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民多破產摯

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將劾之摯固請曰
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於
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爲錢千三百綿七十
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
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徙江
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
之擢檢正中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爲監察御
史裏行欣然就職歸語家人曰趣裝毋爲安居計未及
陛對卽奏論亳州獄起正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
弼已得罪願少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
堪命趙子幾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
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
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
責明朝廷本無聚歛之意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
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
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
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
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
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歛其
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

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
畏義者以進取爲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
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
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
前日意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
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
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
惟陛下號令之而已又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有十害
其略曰天下州縣戶役虛實重輕不同今等以爲率則
非一法所能齊隨其所宜各自立法則紛擾散殊何以
統率一也新法謂版籍不實故令別立等第且舊籍旣
不可信今何以得其無失不獨搔擾生事患將使富輸
少貧輸多二也天下上戶少中戶多上戶役數而重故
以助錢爲幸中戶役簡而輕下戶役所不及今槩使輸
錢則爲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雇錢而患上戶之寡故
不用舊籍臨時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四也歲有豐凶而
役人有定數助錢不可闕非若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
五也穀麥布帛歲有所出而助法必輸見錢六也二稅
科買色目已多又槩率錢以竭其所有斯民無有悅而
願爲農者戶口當日耗失七也僥倖者又將緣法生姦

如近日兩浙倍科錢數自以爲功八也差法近者十餘年遠或二十年乃一克役民安習之乂矣今官自雇人直重則民不堪輕則人不願不免以力毆之就役九也且役人必用鄉戶家有常產則必知自愛性旣愚實則罕有盜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輕猾浮僞之人巧詐相資何所不至十也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司農曾布請爲之旣作十難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於上職也今有司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負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罔甘就竄逐不報摯明日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

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徃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狹少僂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琥亦落職摯乞詣鄆遷葬然後奔赴貶所許之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相市鹽中雜以僞惡遠人未嘗食善鹽摯悉意核視且儲其羨以爲賞弊減什七父老目爲學士鹽久之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闕伯廟歲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三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徃見留守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言之耶方平瞿然托摯爲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爲大祀微子宋始封

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
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
褻瀆慢何所不爲歲收徵細實損大體欲望留此三廟
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又見方平傳入同知太常禮
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太宗正寺丞爲開封府推官
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除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
人非他曹比無出劉摯者卽命之俄遷右司郎中初宰
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問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
請以公禮聚見共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開封不
置曆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卽位宣仁后同聽政
召爲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擢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
成王幼冲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
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馮元爲侍講聽斷
之暇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
悌惇茂老成之人以克勸講進讀之任便殿燕坐時賜
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志他日講
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
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
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
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

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
之摯又言諫官御史員缺未補監察雖滿六員專以察
治官司公事而不預言責臣請增補臺諫並許言事時
蔡確章惇在政地與司馬光不相能摯因又早上言洪
範庶徵肅時雨若五行傳政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
志乖睽議政之際依違排狠語播於外可謂不肅政令
二三舒緩不振比日日青無光風霾昏曠上天警告皆
非小變願進忠良通壅塞以荅天戒蔡確爲山陵使神
宗靈駕發引前夕不入宿摯劾之不報及使回旣朝卽
覲事摯又奏確不引咎自劾無何確上表自陳嘗請收
撥當世之耆艾以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
民心摯謂使確誠有是請不言於先朝爲不忠之罪言
於今日爲取容之計誠無是請則欺君莫大於此又疏
確過惡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臣體皆罷去
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爲約束過於煩
密摯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
法之所雖群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
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
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愈於治
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可恠者博士

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旣不一隨經分隸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出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包拯呂晦元祐元年擢御史

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培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拜尚書右丞連進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覲疏其非是宣仁后怒將加

深譴摯開救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下侍郎爲
姦邪甘受之否摯曰陛下審察毀譽每如此天下幸甚
然願顧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貶諫官而後進
恐宗愈亦所未安宣仁后意解覲得補郡去摯與同列
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
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
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
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
憂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
機輒發不爲利怵威誘自初直以至爲相脩嚴憲法辨
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謁請子弟親戚
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呂大防
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
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竒中先是邢恕謫官
永州以書抵處摯故與恕善荅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
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
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
方交章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
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
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

籠之計以冀後福宣仁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退上章自辨執政亦爲之言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爲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爲也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爲雍等所逼徙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意四年陷邢恕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至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初摯與呂大防爲相文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

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除權侍郎又忠彥雖罷哲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又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子跋請得歸葬跋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涓於湖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爲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曰忠肅摯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自讐校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少好禮學其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其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日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跋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歷宿州觀察推官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歛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

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
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
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至領其
民拜庭下以謝且民有忿爭頌喻以鄉黨宜相親善若
以小忿而失歡心一旦緩急將何賴焉民徃徃謝去或
半途思其言而止時監司王鼎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
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調南京留守推官留
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脩不
復省矣時杜衍老若睢陽見頌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謂
不可得而親疏者衍又自謂平生主人罕見其用心處遂
自小官以至爲侍從宰相所以施設出處悉以語頌曰
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爲此官老父非以自矜也故
頌後歷政略似衍云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
常禮院至和中文彥博爲相請建家廟事下太常頌議
以爲禮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爲廟
祭也有田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繼承宗祀是
有廟者止於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若參合古今之
制依約封爵之令爲之等差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
若猶未也卽請考案唐賢寢堂祠饗儀止用燕器常食
而已嘉祐中詔禮院議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靈宮

頌謂勅書云向因忿鬱偶失謙恭此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歷長秋僅周一紀逮事先后祇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后其祔廟謚冊並停此則有合祔廟及謚冊之義請祔郭皇后於后廟以成追復之道衆論未定宰相曾公亮問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曰國朝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后廟則豈得有同異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哀愍之謚則不爲逼矣公亮歎重遷集賢校理編定書籍頌在館下九年奉祖母及母養姑姊妹與外族數十

人甘旨融怡昏嫁以時妻子衣食常不給而處之晏如富弼嘗稱頌爲古君子及與韓琦爲相同表其廉退以知潁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守競頌待之以禮具盡誠意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時難得之物厲諸郡頌曰遺詔務從儉約豈有土不產而可強賦乎量其有無事亦隨集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言周制六軍出於六鄉在三畿四郊之地唐設十二衛亦散布畿內郡縣又以關內諸府分隸之皆所以臨制四方爲國藩衛國朝禁兵多屯

京師及畿內東南諸縣雖饋運爲德而西邊武備殊闕
今中牟長垣都門要衝二鄙驛置皆由此而舊不屯兵
闕無防守請置營益兵以備非常明年饑民果乘虛犯
長垣戕官吏如頌慮頌又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
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
其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
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
出避頌不動州兵欲入救閉門不納徐使防卒撲滅之
初火時郡人洶洶唱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
頌安靜而止遂聞京師神宗疑焉頌使還入奏稱善久
之命爲淮南轉運使召起居注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
司知審刑院時知金川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
援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曰希輔仲宣均爲枉
法情有輕重希輔知台受賕數百千額外度僧仲宣所
部金坑發檄巡檢體究其利甚微土人憚與作以金入
兩屬仲容不差官比較止係違令可比恐喝條視希輔
有間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頌曰古者刑不上大
夫仲宣官五品今貸死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雖其人
無可矜所重者汗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
法又言提舉青苗官不能體朝廷之意邀功爭利務爲

煩擾且與諸司不相臨統文移同異州縣莫知適從乞
與常平衆役一切付之監司改提舉爲之屬則事有統
一而於更張之政無所損也不從大臣薦秀州判官李
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
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不起
孤遠而登顯要者眞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
越咨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
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
損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神宗曰去年詔
臺官有關委御史臺奏舉不拘官職高下頌與大臨對

曰從前臺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
後爲難得資叙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不限博士
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
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爲裏行不必更改中名也今
定改京官已是優恩更處之憲臺先朝以來未有此比
倖門一啓則士塗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
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執奏不已於是金落知制誥
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頌及敏求大臨爲三舍人歲餘
知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幾溺
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

孫純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婦罪當杖而病每旬檢之未
愈蘇籀登元孚謂頌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稱豈可爲一
婦所給但諭醫如法檢自不誣矣頌曰萬事付公議何
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有觀望或致有悔旣而婦死
元孚慙曰我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加集賢院學
士知應天府呂惠卿嘗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
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還
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選知杭州
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曰某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
夜以晝繫雖死無以償頌曰吾釋汝使汝營生奉衣食
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謝不敢負累如
期而足頌宴客有美堂或告將兵欲亂頌密使捕渠領
十輩荷杖付獄中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及脩兩朝正
史轉右諫議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
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
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
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
朕嘗思之此最難處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人情向
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
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帝遺朕

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憲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府頗嚴鞭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當以柱後惠文治之非毫穎卧治之比有僧犯法事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貶秘書監知濠州初頌在開封國子博士陳世儒妻李惡世儒庶母欲其死語群婢曰博士日持喪當厚餉汝輩旣而母爲婢所殺開封治獄法吏謂李不明言使殺姑法不至死或譖頌欲寬世儒夫婦帝召頌曰此人倫大惡當窮竟對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寬亦不敢諭之使重獄久不決至_一移之大理意頌前次請求移御史臺逮頌對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囚辱頌曰誣人死不可爲已若自誣以獲罪何傷乎卽手書數百言伏其咎帝覽奏牘以爲疑反覆究實乃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文傳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猶以嘗因人語及世儒帷薄事頌應曰然以是爲泄獄情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判

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選更以品秩分治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因陞對神宗謂頌曰欲脩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但患脩書者遷延不卒成耳然以卿度此書何時可就頌曰須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帝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夫庶人亦何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救嫡孫爲祖父爲長子猶斬妻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爲承重不知爲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爲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

違禮教也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遭母喪帝遣中貴人唁勞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讀奏國朝典章沿襲唐舊乞詔史官采新舊唐書中君臣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漢唐故事二條頌每進可爲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已意反復言之又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爲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讀至彌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勸人主之意旣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頒提舉頌旣遂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筭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爲臺三層上設渾

儀十餘道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至刻臨則可辰出售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則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頌前後掌四選五年每選人改官吏求垢瑕故爲稽滯頌救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按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頌必徃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奏請或建白都堂故選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遷翰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

立契丹官趙純忠者謹信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國立之衆議如其請頌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納得無損威重乎徐觀其變俟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無恙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頌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旣爲監司矣今因赦令反下遷爲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

徙河南辭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詔輟視朝二日贈司空頌器局閎遠不與人校短長以禮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

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爲人言亶亶不絕朝廷有所
制作必就而正焉嘗議學校欲博士分經課試諸生以
行藝爲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
謄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
貢里選之遺範論者避之

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三人者皆相於母后
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豈易
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爲萬世矜式摯
正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愠於群小遂與大防並死於
貶士論寃之頌獨巋然高年未嘗爲姦邪所汙世稱其

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宴受金事犯顏辨其情
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仲宣於黥自是宋
世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爲多雅德君子
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終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

列傳第一百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為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為不及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人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

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爲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
脩潔自重爲歐陽脩呂公著趙槩所知治平中人爲國
子監直講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
引與論事不合卽謝不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
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
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爲國史
編脩官脩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
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
宗聽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
誥同脩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園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
親祠北郊如周禮官制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
以來羣臣緣論事得罪或註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
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衆又
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原
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
也執政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
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
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旣有詔矣存曰此吾
職也入言之卽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進樞密直學

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不
踰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
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
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
祐初遷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
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
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
艱難而爲之旣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
維罷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讒邪之人爭
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覲不當罷諫官四方
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
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
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失先帝黜詞律崇經
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
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後蔡確
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
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
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
隣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爲美談召

爲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寢熾存爲哲宗言人臣
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廢曆中或指韓
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
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
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
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遷西
夏侵地故殺其恩與旣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
者貴爲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
百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
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
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
能行此徂徠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
司戶參軍從平具州爲文彥博言脅從罔治之義與彥
博意協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霍邑令遷秘書丞爲
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
益器重之引爲編脩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神宗爲穎
王以固侍講及爲皇太子又爲侍讀至卽位擢工部郎
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神諤取綏州固知神宗
志欲經畧西夏欲先事以戒卽上言待遠人宜示之信

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
兵之畧參校同異則是非炳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
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
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
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
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
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
不合青苗法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感動
謂固曰驗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
亟圖之以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孔文
仲對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
應今反遇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
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爲惑也胡宗愈坐言事逐
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誼爭之時議尊僖祖爲
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
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
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爲始祖而爲僖祖
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其尊合所謂祖
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
不朽矣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

地歲且久吏爭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
二百里熙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
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
之內徙者二萬戶謀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
數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
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
地使其酋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
政有言便當直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任
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
官爲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爲用乎神宗不
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
爲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旣無其人曷若
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
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
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
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
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改大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
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提舉嵩山崇禧
宮哲宗卽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
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侍郎哲宗與太皇

太后矜其年高每朝會豫節拜儀聽休於幄次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導或體中未安取文書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強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皆出聲泣時文彥博致仕歸洛將宴餞崇政殿以固在殯罷之輟視朝二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爲陳州

過鄭固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日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審處之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固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盩厔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捐圭田脩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秘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歲省科歛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杜升太常博士知

威州瞻以威茂雜羣獠險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
文川條著其詳爲因山別錄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
就瞻取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
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
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
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
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
宜責其効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
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矯而爲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
宗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爲陝西諸路鈐
磨招撫諸部瞻以唐用宦者爲觀軍容宜慰等使後世
以爲至戒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
文彥博孫沔經畧西夏別遣馮京安撫諸路瞻又請罷
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加
長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賞罰倒置京
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求
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宗改容納其言二年秋京師大
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詳擇以
聞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謂其
屬薛溫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固吾所也中書請

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爲母辭窮直書豈足援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庭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爲之地吾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大常少卿接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爲仁宗子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嘗見朕欲自是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

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爲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爲褒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祇畏天戒不以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傳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汾州神宗卽位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爲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

世擾攘中培民財誠便今欲爲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
便初王安石欲贍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贍不應
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爲陝西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轉運
使以親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錢重議以交子權之
命贍制置贍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
罔民也議不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徙陝判
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太平宮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
夫知滄州哲宗立轉朝議大夫召爲太常少卿遷戶部
侍郎元祐三年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
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
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
其才第爲三等籍之以備選注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
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於高理不可回其
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
故道下執政議贍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
大役役夫三十萬用木二千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
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爲可回宜爲數歲
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國之
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贍曰王者恃德
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數百不聞

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役如瞻所議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寢弱可制欲倚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興師瞻曰不可御外國以大信爲本且旣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王畧之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瞻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視朝二日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簡紹聖中言

者以傳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瞻著春秋論二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四子孝謹瀛州錄事參軍獻誠唐城令某蚤卒彥詒太康主簿

傅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爲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游戲爲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鬻雜非有他爾介歎息奇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充國公主下嫁

李璫爲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
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璫知衛州堯俞言主恃愛
薄其夫陛下爲逐璫而還諫臣甚悖禮爲四方笑後何
以誨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鞠治無狀
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
聞外事矣臣以爲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
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讒
者肆行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
晦屈法任其子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
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以爲嬖寵恩倖過失當防之
於漸悉劾之時乏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
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
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
欲紛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
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爲
皇子有司闕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旣以宗社之
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饗左右以通慈
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
有司供具甚厚英宗卽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舍人
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旣平堯俞上書皇太

后請還政久之聞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况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逐守忠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眷遇堯俞嘗雪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英宗傾身東向以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

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宗納其言時英宗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六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辨出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陝西言近邊熟戶頗迷失詔以內侍李若愚等爲陝西四路鈐轄轉運使招納歲一人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畧使職

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從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呂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恟恟不可遏逐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冷以濮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切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呂大防以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拜疏必求罷去英宗面留之

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爲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神宗卽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爲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陛辭言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

爲百代不遷之主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
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
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
坐不卽捕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
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
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庾中治事凡十年
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爲秘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
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
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
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劫人細故則非
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謫堯俞
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書請留舜民不聽卽以堯俞爲
吏部侍郎堯俞不可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
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
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
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且言以陛
下盛德而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蚩之過耳無使
有纖微之忤以奸大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
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材導
之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喻度然比遣使按之皆

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興大役朝廷
遂置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
六年卒年六十八神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
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
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紹聖中
以元祐黨人奪贈諡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
其子堯愈厚重言寡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
若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初自諫官補
郡衆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從堯愈一切遵之曰
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郡知守法而已徐前
守侵用公錢堯愈至爲償之未足而去後守移文堯愈
使償入之攷實非堯愈所用卒不辯司馬光嘗謂河南
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
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爾從孫察見
忠義傳

論曰存固瞻堯愈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所
誘餌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蔡確
詩謗之罪恐爲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之明乎
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中之失故
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亦難

矣哉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

列傳

十一

宋史卷三百四十一終

